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倪文貞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錄監生臣余景奎

御製題倪元璐撰王鐸制辭

適閱四庫全書明倪元璐集制誥一冊其為侍講王鐸
制詞云追蹤洛下邁跡臨川決子鼎鉉則猶著莢是以
王鐸為優於程頤王安石也又云朕既甌覆子名發且
有日闢而鑄錐則豈有及云云尤非君誥臣之體夫王
鐸本明季大臣至我朝復為大學士其身事兩朝人品
無足取乃元璐制詞以為優於程頤是何語耶元璐在
明季本東林黨其從劉宗周黃道周遊尚能留心經濟

奏疏多切中時務國朝定鼎時即賜謚文貞實明季諸臣中矯矯者而其制詞不免失體如此可見制誥之非美事也朕嘗題董其昌自書告身云虞廷咨命周室諸誥皆君誨臣之言無所褒貶自唐始有制誥至於宋而其權益重夫權者上之所操文字雖空言而邪正榮辱是非所繫綦重未可忽焉我國家一掃歷代陋習誠不可及文武各官制誥惟視其品之大小為高下不過明訓數語而止無所謂黃麻金匱登臺持筆之事也即如

宋之蘇軾責呂惠卿詞語人曰三十年作劄子今日方
剛得一有肉漢吁是何言耶不幾以九重之絲綸為一
身之報復乎且為人子者孰不欲榮其親今付權於知
制誥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受榮者必感焉受辱者必憾
焉即使正人君子知制誥尚不能無此弊而况苞苴諛
墓門戶於是乎別朋黨於是乎興為國家者亦何賴有
此乎夫以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本非政體甚
且意為褒貶顛倒是非其流弊至不可勝言向既於題

董其昌告身深切著明言之茲復申明其旨益以見詞
臣視草行詞之非美事而我國家一掃歷代陋習之為
不可及也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倪文貞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倪文貞集十七卷續編三卷奏疏
十二卷講編四卷詩集四卷明倪元璐撰元
璐有兒易內外儀已著錄初元璐官翰林時
掌外制之詞文章典雅為館閣所宗其門人
為刻代言選六卷長沙文震孟序之崇禎丙

子以國子監祭酒歸里裒輯所作名曰鴻寶
應本華亭陳子龍序之壬午起官兵部侍郎
明年擢戶部尚書時事已亟不復作應制文
字間取舊本重為刊定付其子會鼎度藏之
乾隆壬辰其元孫安世復編次重刻即此本
也元璐少師鄒元標長從劉宗周黃道周遊
均以古人相期許而尤留心於經濟故其擘
畫設施勾考兵食皆可見諸施行非經生空

談浮議者可比其詩文雖不脫北地弇州之
舊格至其奏疏則詳明剴切多軍國大計興
亡治亂之所關尤為當世所推重然當天崇
之時君子小人襍還並進元黃水火恩怨相
尋大抵置君國而爭門戶元璠獨持論侃侃
中立不阿故齟齬不得大用及壞亂已極始
見委任而已無所措其手僅以身殉國以忠
烈傳于世而已此世所以重其人彌重其文

也詩集頗多散佚如聞朝鮮墮一城七言律
詩一首同衆友范姬集白下避暑湖亭七言
古詩一首又律句黃花古戍春難到枯樹嚴
關雁不過瘴石魏公偏斌媚輕烟呂相不糊
塗等句皆載在施男筇竹杖中集中俱未收
入蓋偶未見男書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金匱要略

卷一

提要

倪文貞集原序

鴻寶官翰林知制誥凡若干年得文若干首鴻寶之於文章其天性也所為制辭無一靡語無一濫語蓋凜乎其王言焉復無一塵語無一勦語無一凡語又無一語不嚴且莊也海內想聞而欲見其全鴻寶靳然不出其門人王炳藜諸君堅請乃出之既又曰全則繁半則難為取舍余乃為選之評之欲使海內由一斑以窺全豹云爾而更敘次其目首卹忠教天下之為臣子也靳首

陷胃而天日為昭斯制詞之所借光故以為冠也次賜
環彰聖主風勵之大權也人生顯晦升沈有時命焉不
失其正則君子之所自處也次功敘朝廷之所以昭勸
酬也次恩覃國典也次考績國課也隨其職能而各有
勸勉覽者亦於斯稽官守焉斯鴻寶之制詞匪絲綸是
煥且經緯攸賴裁成輔相亦窺一斑何啻黼黻皇猷已
哉因余所敘列而考其世定其品斯又當代人物之林
矣賜進士及第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長洲年友

弟文震孟拜書

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則不若蓬卷而處修其質而
不媿於天則不如椎髻而舂臯傳之為文以視天下皆
蓬卷而處夷施之為質以視天下皆椎髻而舂信其言
則涇舟之側無有譽髦有嗜之田無有媚婦不信其言
則狸斑與豹蔚爭坐隴廉與媼孟同官是兩者說之無
定者也亦有定說神農為帝不能使五穀貴於金玉堯
禹佐之不能使疏罽尊於絺繡五穀貴於金玉疏罽尊

於絺繡則土塊掬飯皆為鼎烹人脯鬼血雜揉於道矣
故三家之子不能為金玉絺繡則必寶其糠覈鍼錐寶
其糠覈鍼錐以為尊於金玉絺繡此亦恒情明主不誅
必以為用其道可以治天下可使鉛松不御金玉齊價
是則大咈明王之所惡也故仁義者精微之產也禮樂
者與博之致也與博精微著於心貌而施於文章在生
者之身猶是疏竅五穀也而少見者多怪多怪者重創
明主亦因之以為必屏圭璧蕩金錫而後可為治於天

下則是燧皇卻竈結繩復作也三家之子苟其才不至
於作擲智不至於窺盜見人金玉絺繡則斂手屏氣正
容卻立退而視糠覈鉞錐雖無艷志亦有安色是石戶
之農所引避於庭堅涓成務光所賣心於莘野必使英
娥挾刃以伺夷光胥靡感圖以譟版築則情慮不至古
今絕類由斯而談予見鴻寶則不復談文章亦不復談
易豈為慢乎予之蓬卷而椎髻固已久矣崇禎壬午十
一月弟黃道周識於穀水舟中

吾師鴻寶先生著述既富復集其單篇雜辭因人事酬對而為文者凡若干卷名之曰應本夫文之統系俶哉五經五經之中惟易禮春秋道專體一為聖賢之著書後世子史二部凡成一家言者皆源之至於詩書所載則觸物而生譏頌因事而成治忽篇非連類義以情生雖理致宏深要亦應世之作也若夫易之有序論禮之存銘誄春秋之記書檄讚傳成書之內時見散文乃知六經之書無多大半遇人事而作後世文人動皆有集

按以經義未為離畔漢魏而降操觚之家著書日寡散
文日繁蓋道簡而難言事煩而遞起勢使然也然未有
如近世之蹻駁淫濫言不顧行者汗牛之文同於槁穽
識者悼之原其流弊失有三端一曰論人之失夫元晏
之序太沖中郎之碑有道苟非其人文不虛立近世綴
文不別流品西蜀富人陽翟賈客元黃所至絢素斐然
故使筆舌日輕無徵弗信其失一也一曰記事之失夫
馬班作史雖名公偉人紀其生平止書數事近世取悅

家乘凡閭巷贅言并白鄙語罔不飾彼遽戚等於姬陽
承祚伯起未至斯極其失二也一曰辨體之失夫序與
論異旨誌與傳殊科或簡或繁各歸典則近世惟務紛
葩全無辨別序述文章而泛稱德行勒銘珉石而同於
汗青其失三也此於古人矜好之意牆宇已墮何望其
上應經旨而仰窺聖域乎先生以英朗天挺之才宏遠
多識之學應期名世作時君宗修辭立誠乃其餘緒而
奏對則輟董賈掌制則追典謨闡經則並游夏執簡則

儼南狐洵乎經緯之鴻裁也至於酬應之文尤非經意而辨雕所至已絕攀躡今觀集中所載投贈之雅莫非名德褒美所及不濫平流使被辭者榮於山龍銓品者信於金石其論人也不亦嚴而正乎所書之事或係典章或切風教苟非懿德無取連篇揚厲之中仍存直筆其記事也不亦簡而覈乎圓規方矩因物異形南越北燕殊塗分軌能使口無當擇之言篇無可通之製其辨體也不亦整而明乎蓋先生之性博大易良推賢若不

及獎拔後進不遺餘力故辭章遍於宇內然其為文也
無溢美無虛譽所由與世之作者殊矣今天子以樞府
召先生方將升之百揆授以大政自此以往機務煩積
憂勤交贊即以暇日發為文章亦如臯謨說命姬文之
七月召康之卷阿賜言人主而已恐交遊知舊欲求先
生之文而不易得則凡茲集所列當先生一言之重者
顧不足幸而子龍備吏於越得侍先生左右晨提夕命
者且三載又豈易遇哉壬午至後一日華亭門下士陳

子龍題於語亭舟次

先公官翰林掌外制日久及門楊機部王二彌諸君刻
卷軸鴻篇為代言選凡六卷一時館閣翕然宗之及崇
禎丙子先公以司成歸里復哀輯生平酬應之篇都為
一集曰應本其剗剗則陳黃門卧子任之刻甫竣而先
公以佐樞環召旋筦計務日夜鈎考兵食議節議生凡
以碑誌序記請者概謝絕弗答每顧語小子鼎大臣憂
國之憂何暇以立言表暴乎然先公當退食時偶據几

攤書則取舊刻點勘朱黃甲乙若以待異時刊削者

鼎

奉而度諸篋衍殆戢戢如束筍無何劇盜躡都銅駝荆
棘舉先人手澤之貽悉散佚於兵燹煨燼中其存者裁
什之三四爾年來詮次遺書乃復取舊所藏者敬加參
校釐正繕寫俟他日壽諸梓焉夫文章得失寸心自知
朱晦翁謂廬陵環滁皆山起句本二十餘字後乃鍊為
五字李商老謂少陵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
字蓋一言一字之間有老去漸細之境讀前人集者必

求其晚年定本豈直為陶陰馬馬之謫已哉鈔成因識
其緣起如此男會鼎恭述

欽定四庫全書

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貞集卷一

明 倪元璐 撰

制誥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卿周順昌
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生
彌永所以屈平嫉俗轉快志於懷沙甚宏殞身遂飛華
於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具官某希聖得清擇節

取苦伍羞絳灌哭是賈生之才兒命融修罵亦禰衡之
氣當其出為從事入典銓衡並以晶心章其茂節會當
龍亢馴致蟲拚時則指鹿之惡浮於望夷出羗之威極
於北寺來周羅吉籍網四張喬固膺滂枯鈇相結焚原
盪岳不可通親固有懼禍之夫閉門而拒岑晊知幾之
士築室以擬袁閼而爾獨持虎執獲冰湯席黻班荆悲
咽尊酒豪攄俠亢左儒義依鄒浩忍捐愛息以徇累孥
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邱成分宅之德於是飛章告

密檻車下徵而衆乃成城吳幾為沼至於焚香進食以
禮御囚飛甍投竿而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翻詎止
廣漢被收吏民守闕鮑宣下獄生徒聚旂而已哉然而
礮激難平虎騎不下卒不得脫以罹於凶而爾對簿不
屈絕命彌雄雖復漢尉銜鬚唐臣嚼齒未有並其慷慨
儷此從容者矣今捫軸既旋袞袞並設碑路元祐大升
公正之羣墓顯湯陰恍見孤忠之氣用特贈爾為某官
錫之誥命國家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於

二正歲寒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明
興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睹忠臣
之報彌媿奸回

妻

制曰蓋聞一往之心不謀妻子亦有百折之氣而牽帷
轡若夫彼則刑于此為順正相期遂志並可流聲其死
也榮未亡何憾爾封宜人吳氏乃具官某之妻當其始
盛多所中襄激庭謁小生之羞而抗趙映具塋視人倫

之鑒以佐山濤至於鉤黨獄興清流禍作而爾夫以不
懼虎尾遂罹雉羅劉陶北寺之凶楊震西亭之慘將恐
將懼惟汝惟予賈妻封髮已無開沐之期阮婦作縶永
絕歸還之望當斯之際不亦悲乎今忠邪既辨庶幾小
往而大來存逝何殊猶夫子紱而我佩是用封爾為淑
人錫之誥命豈必相從已爭光於日月雖乖偕老尚表
度於山河

祖父

制曰天象之主魁文以生杓而毓斗先王之制川祭每
後海而先河苟美孫謀必推祖烈所以范馨留硯而券
後魏謩獻笏以章前爾原任平湖縣教諭周冠乃具官
某之祖父學本一誠經窮三絕才名足別彌貴陰德耳
鳴自聞蓋以劉蕡下第深愧李邵而以魯男閉門善學
柳下澹凝之致於斯可觀迨於鱸升伯起之堂愈堅士
節麟見陳羣之角不墜家聲凡茲為臣盡命之忠誰非
率祖攸行之德是用贈爾某官至三世而莫京自天申

錫若九原之可作微子誰歸

祖母

制曰夫翼子者貽孫忠貞所以不墜過祖而遇妣烝畀之曰孔偕豈必桎梏而死舉非正命之徒若推瓜瓞所由抑有初生之配爾韓氏乃具官某之祖母名閨毓秀碩士婉休著孝衣衾簞席之間得意簞翻房教之外是使灞陵椎髻伯鸞有耕織之儔蒙山棄薪萊子無功名之患而於焉播穫受菑畲之澤偉績成黼黻之華粵有

文孫章其義問發地下三年之血疏民初百世之榮用
贈爾為淑人取忠義以報劉何如令伯攬實枚而頌魯
時維姜嫄

父

制曰蓋聞萬年教誥不能回觸屏之聽郝惜竭忠不能
弭發篋之慚原彼貞邪乖於父子若乃鄭慶敦倫子涵
著直天彝內茂高節外寡雖袞褐塗殊而弓箕道合爾
贈某官周可賢乃具官某之父維孝友于因心慶篤硯

耕力獲資為三釜之歡原歎永懷發彼雙荆之潤曾操
甘以娛志薛推肥而解憂義報其天有足多矣詩曰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夫輪或師蓬鈞可通御取爾孝義教
彼忠貞洞酌注茲豈有異乎用特贈爾某官楊名顯親
之道無如死忠闡幽追遠之文所以教孝嗚呼爾父爾
子國靈國榮

母

制曰朕聞鮒胎珠於身而其鱗即紫虎襲氣於母而方

生已超故夫毛裏相資亦若主賓交酢況於干逢俊物
以顯臣忠詎不李杜齊名而徵母訓爾贈宜人張氏乃
具官某之母斯饑以明季女正位之曰嚴君所求乎子
可得而識也夫人中材咸資鼓勵若乃道德所蒸章其
氣決剛大之塞垂為彝常誠乎魚豚聲震天地如斯之
義豈易為功原夫生即天生知其教必胎教非徒九熊
畫荻勗以微名詎若却鮐麾金由於驟激以是奇爾贈
爾淑人君子人與狗國艱貞之節母氏天只倚閭忠孝

之心融洩黃泉光輝彤管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魏大中

制曰夫光岳凝翕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蒙彌表艱危
之節故劉陶殞貞北寺楊震殉烈西亭並以禍極一時
聲流千載爾具官某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至清絕
塵大剛制物可以貪繩蟬蚓肉視虎狼故累百知一鶚
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觸爰自輜軒之使陟於鎖闥
之班游歷清垣旋臻天掖銳心平治極論興衰節足相

宣夔雖坐別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此輩安容假使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定而會以相分公媪當蔡京童貫之時士亢君宗開竇武陳蕃之禍惟爾壇帷逾峻尤為矰繳所先貝錦一成雉羅遂及詔求鉤黨獄署同文膺滂碎首於黃門喬固暴尸於城北三光黯沒海水羣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今者世灰大滌天宇重晶朕是用章闡幽忠崇敷顯秩雷震一夕已踣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特追贈爾為太常寺卿錫之誥命

以爾臣忠章為子孝汴濂之義生死同揆下壺誠奇王
哀可念嗚呼位於箕尾識歸天傳說之星炳彼丹青寶
入地萇宏之血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追贈太子太保曹于汴
制曰夫道承危而章亢形至敝以得完所以松柏寶寒
淵冰幸盡茅焦當鑽則有愈奇之稱史鮪既尸始歸直
哉之譽爾具官某尊其性命學為聖賢窮理存誠養氣
得浩沈默寡語而諫古撓寔和簡近人而嚴骨料虎君

宗領士朋黨著碑貞十年而褫終朝來七日而凶八月
會逢鼎運召入中臺之紀之綱以為燕媚不茹不吐而
無畏侮惜用不究其人已遐斯歎三彭不遺一老朕以
天下功效不立治平無期咸由詩書教衰廉耻道喪朝
無耆舊人昧典刑是以漢師無功則思法直唐律既否
乃歎魏徵先見興愴於曲江奉公隕涕於征鹵以今視
古何獨不然茲用追贈爾為太子太保錫之誥命依其
蔽芾宜興爰憇之思望彼鬱蔥即下樵蘓之禁

吏部左侍郎張鳳翔

制曰夫流波衆逐則知碣石之功烈焰胥焚乃表靈光之福故論先事定瓜必潰而何包身為國留果雖頌而不食具官某包國之元氣為德因人之精神制才昔者妖弄潢池亂成張角東連曹兗北震滎商雖滹沱恒岳接趾之間亦封豕修蛇飛肉之地爾時擁旄卧護啓乘聲援犄角為功救寧以奏獻囚矯虎晉秩睢鳩於是龍亢膺滂雞連京貫繫爾獄獄罣於信信夫有破柱之勇

而怯者颺辭而表間有請劍之忠而佞者呈身而入幕
表間等之修墓入幕甚於望塵豈爾剛腸所能曳尾宋
璟絕言而鐵石張象興歎於冰山而鬼彈星飛獸機颺
發大官頒饌無命食亞夫之心中使銜綸示行誅寇準
之狀洎冥鴻已舉而數澤猶羅竟題元祐之碑幾入同
文之獄今者天心悔禍逆首膺誅朕用是顯爾孤忠陟
於小宰姬旦鴻遵而歸渚悟啓風雷召公鳳翽而鳴岡
諷存車馬願因舊德以集羣材用晉爾某階嗚呼今一

陽乍復百效未臻如琴瑟之盡解以張譬鳥獸之方革
而蘇冀爾知人之哲底績為期尚勵初心益堅晚節彊
直已效詎首陽拙而柱下工勵翼不迷庶天保內而采
薇外

妻

制曰蓋聞據勝五陰之上者士有得與取償七日之間
者婦無喪弟衣當笥發鐘亦宮聞惟否往則喜來故子
紱而我佩爾具官某妻淑人丘氏主婦莫莫形為室牖

之儀君子陽陽偕有房教之樂誠靜之譽所從來矣洎爾夫翱翔中外鞚鞢聲華可謂曰能則知其助意必有窺狐趙之識謀戎蓋之忠而況直道再違離憂獨賦艱難險阻惟爾共之今竊屈方伸乃鴛戢宜福王仲卿既貴彌念牛衣辟司徒之妻應鑄石窳是用仍封爾淑人於戲義比王臣亦有仔肩之弼時當有道無忘負戴之心

戶部右侍郎錢春

制曰大學以財用歸諸性命周禮以會計明其純王斯
知阜民儒者之能足國上臣之務所以農父若保極選
名賢若夫小徒建邦彌難倅乘具官某昔者霜驄坐振
白筆不眊羽翼吾徒紹明正學陳瓘國是之論取忌商
英范滂澄清之名幾從元禮而京房魏郡汲黯淮陽淹
久蓬飛旋當茅拔方道光於卿月詎禍極於閹氛時則
龍亢君宗雞連京貫詔求鉤黨獄署同文忌爾嶙峋不
同蒙落褫衣未已懸鑕以須所不淪胥殆有天幸朕既

即位章顯忠貞命龍汝作納言抑由可使治賦維山甫
喉舌之既効知君牙邦國之所依而爾左握五典右操
七筴法參平準道本流泉蘓轍勵圖報於瘡痍李絳絕
微恩於進獻偉茲版貳何赧前賢用授爾某階錫之誥
命嗚呼今國比空鐫議同木截羽書蠹午一井竭於五
鉞籌箸盈庭十羊分其九牧維爬梳之極慮必出侵牟
而節省之深心易流纖嗇資爾正學佐以精思要使正
德厚生遠凌貫粟朽紅之盛庶幾阜財解慍上賡卿景

爛熳之歌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姚希孟

制曰國家甚親儒臣以為由其道則可以專氣而致大
是故天下之廣塗高載莫不與之矣今以為其居至靜
可以柔持挺鎔其德必歸於亂國可容平世亦無所自
見是天下之大遁史鮪王嘉則不為也爾具官某學廣
識尊寡而建立孤岸遠物莫能緣者時值京貫朋奸羣
邪醜正求剗爾腹則有百端夫小人之心以為致之不

可得致舍之則將乘時得輿以大返其道憎主人而騎
虎不得脫爾是用譴逐示端網箝日出當此之時爾猶
鹿也走於山林命懸庖廚嗟乎使爾得事朕今日豈非
天哉朕既開昌世局妙簡宮寮維爾精能風道彌揭用
晉爾階奉直大夫今天下如木顛初蘖未可嘻怡笑歌
求之也朕實寶百爾憂患之心以其才智所出可使世
大治則無如爾動忍者抑古人夷山而險堙爾其曰臣
無忘堂阜即一日旁求朕喜得爾矣

妻

制曰今天下狂然以求富貴富貴之物使天下自賊而相讎天下之好趨非其所與冒然而從之非其所與冒然而從之則相逐而敗矣故道之可守莫如其貧賤之心人之可交而難忘莫如其往夙夫婦亦然爾具官某妻贈孺人馮氏昔者禦冬視夜申儆陳規使樂羊去而不歸許升由之坐進斯已難矣今杜羔既第荀粲彌傷雖富穀可偕而困藜早據收犢朝飛之怨川魚中折之

吟循覽前人並同斯愜茲用加贈爾為宜人百年之歎
有繼遺簪七日而還母嗟喪弟

繼妻

制曰朕觀漢臣王章妻呵章使不泣牛衣何其壯也及
章既貴顯欲上書奏彈大將軍鳳而妻顧又情語昵昵
使章用其言者沒矣若爾具官某繼妻封孺人某氏天
或隆之是誠女士跡其食貧徂爾恐懼惟予規切明星
勛成霄漢迨夫釁開北寺獄構同文爾夫以士譽君宗

禍同李杜雖風波湯火日益侵尋而黃翻房敖相將自得斯於王章之妻抑有進焉者乎茲用晉封爾為宜人冀當子紱我佩之時彌存士旦女雞之意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簡討顧錫疇

勅曰文學之臣不使言事而使之靜治其文章使之靜治其文章是使之無不言也天下之論議歸諸臯曩猶東海水歸諸盜耳文章之心則無所不入是故儒臣之盡忠也上規禹臯下循工瞽盛世由其道而不知時危

道傾則蓬勃而見爾具官某含吐劉邢攀提史汲當閭
氛火烈黨禍颺興棒起撞郎令行逐客入地滿蓑宏之
血美新盛揚雄之文愚夫首濡智者舌噤而爾獨義形
於色情見乎辭發策詢時譏切不避搜才考議蹇諤者
良美厥青緗居然白簡而科第風漢發士良之呵燕麥
玄都促連州之駕褫衣不已藝鼎以須當此之時其危
至矣今朕即位除克顯忠擢爾宮寮以風百爾而爾益
宏棐迪彌著聲華用授爾階儒林郎夫人氣立則能見

子大夫有其任矣尚益廣識沈幾以通天下之故朕望爾羹醴舟川詎矜矯自見則已乎

父

勅曰人父之教譬諸原泉罪罪吐流雖旋折致殊而不匱其德爾原任元城縣知縣封翰林院簡討顧允忠乃其官某之父剖竹百里飛花兩城禁令所施歸於氣道樂只之意蒸為神明遂使璫暴戢蹤盜首授首銅塘之山保其地脈萑苻之澤化為天都又且抗豪藩於翼虎

之時牯權貴於童牛之日嬰凶悍患節晶道光以彼窮
威視令猶蟻谷肉承利觸手能糜烏知亦有挺脊戴頭
伉然而出者乎爾教在躬固宜有子用是加爾如爾子
官大書建奮父子之良彌章敷毅剛方之種

太常寺少卿沈維柄

制曰夫為治不本禮樂猶燭幽不以火也今天下大發
其朝氣功利富强茁然而欲見王霸道雜與治日遠朕
誠欲建中和之極使夫幽明洞疏神人之和若傳烽可

召則至治已有能為朕夷夔者乎具官某昔以健令塞
壯梧垣蹇諤能言彊直自遂而釁生於破柱禍極於沈
河猿亡致延弓失忌得意存覆楚勢欲乾池矧爾亢貴
君宗示難鵠的繒繳之及固其宜矣今者覓陸既決碩
果僅存召首諸垣俾弊羣吏而爾法辯荃莠道和硝乳
用使繁妖之氣化為明霞元黃之心消於砥矢朕嘉乃
績擢貳容臺昔堯顯寅清漢逮忠孝若其以爾精義出
為駿奔達裡享之心和民神之意原本道德旁鬯文章

將九敘坐歌三靈自順禮樂興舉詎須百年乎用授爾
階中憲大夫嗚呼朕即左操天道右挈祖功四召鬼神
之情伐鼓而號於有位不如使子奉璋而求之也俎豆
之事勿曰嘗聞往而學焉苟通其故大治日出雖至於
馘囚獻泮朕能知所由來舉而功子已

父

制曰朕觀古之帝王甚貴老而尚德故其詩曰酌以大
斗以祈黃耆朕既肇舉臨雍乞言展禮而憲老無聞朕

心甚愧若其有為構獲疏獎室菑朱紱方來道固光於
饋醕已爾封文林郎沈岱乃具官某之父以朕所聞非
人能及蓋其不以酒肉明孝闡言交外務周施内存
守晉瓢撓風以為多事裨役水惡其機心而貽燕得賢
握固取壽穀有後而豐下耄不嗟而缶歌弗祿爾康莫
斯若矣用封爾某官嗚呼夷作秩宗洵聞詩禮壽如箕
翼斯關治平幸勉加飧朕善養老

母

制曰蓋聞趙深嚴服而陳訓崔放脫帽以導輿並以司
常貴卿上承壽母殫鱗暉草侈盛簪紳若乃蒼玉自華
而魚銜已竭母兮鞠我詎不悲乎爾贈孺人楊氏乃具
官某之母其子也才知母之德母德猶之天氣變物而
不知子才譬若土膏領和而自動是故爾子昔抗封章
由其倚閭而憂國恤今虔俎豆本諸徙舍以依學宮夫
尊美玉者貴陽田攬良材則思雞麓雖畜不卒何日忘
之用贈爾恭人於戲奉璋攸宜以表義操績何為而干

怒疏榮明報尚祇承哉

太僕寺少卿蔣允儀

制曰朕觀古者命官同伯以奉屬車糾繩格心則盡責之豈繫我圉且古之人主甚尊禮樂而輕富強是故禱差致吉攻同獻功吏自治而能其官其天子不以誠也朕師其道極選僕臣取諸履貞馬則不問爾具官某正學嚴節道亢君宗凡其升沈動關理亂昔者皇考膺圖悉徵舊德衣裳輪轂一夕四馳熹皇初年綏綏相結時

則正人大奮道昌而光既一二年陽亢陰茁奸生於指
鹿釁開於履虎一擊不中蟲鳥易形於是節甫操繩黼
京握鋸批割朝士如刳豕羊悉以其餘投徼抵谷其時
君子名尊而禍烈矣迨朕即位除兇獎忠表血萇宏釋
囚箕子蘭蕭既辨鞶帶知榮雖藐德何加而清明如滌
嗟乎凡六七年滄桑三化而爾遽伸生死其間亦云極
矣固以治隆與隆道喪則喪取凶亂國受福明時爾所
居身不言可見朕是以俾之大計吏其既效則於是乎

有同命而馬斯臧用是畀爾某階嗚呼念之哉伏莽升
陵道可畏也見能絕過示不可乘本握其堅蟲亦不孽
夫謹轡策則無敗轅有如不信盍視諸馬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

勅曰朕除璫禍則有大見天下之才者三夫抵權則
其力微燭微則其智効履險嬰患之心可與慮天下事
此三者逐臣之能著於日火矣是故朕求廢如不及今
朝夕納誨之臣什七取之黨籍而朕信其言若信寒暑

也孔子曰信而後諫朕今日則又何疑焉具官某朗照
不疲彊直自遂公穀之學裒舉南宮魯卓之能表著東
海遂以異等擢於留垣中邁閑苑積久淹蹇洎膺內命
適與禍期時則京貫作朋應滂署黨權尊定策獄起同
文維爾義鬚鬚諫舌摩切竟逢彼怒因致汝遷仗馬
一鳴京兆五日雖冥鴻之心適還寥廓而山鹿之命尚
懸庖廚會朕膺圖除克雪鯁召仍舊職冀來讜言而爾
風節彌嚴諫書日上塗歸駁正岸然不阿雖復元素回

天兼謨返詔孤忠鯁固未有踰斯者矣用授爾某階今
將懦兵驕羽書蠡午庭園交推幾於無策維爾職兵豈
忘斯疚尚亦申討軍實畢智竭忠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正人之能斯不墜也

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房可壯

制曰朕觀往代諸賢懼於黨禁者漢如逝波不返宋為
螢光明晦迭出若乃大昕中天不疑斗沫莫如今日矣
雖凋榮靡齊而歸論致疑比於樞建是故數十年公忠

之士用之至今猶未有殫者則朕甚恃其人哉爾具官某孤清自命彊直不回當逆豎矯虔正人淪喪維爾剛腸嫉惡危論撓權遂錮膺滂幾從逢比會朕御錄召還中臺由其倔強如初小復淹疎於外陪京水鏡南國羽儀不以浮沈形其喜愠朕則嘉爾正色於前夷襟其後若以斯致方諸古人庶幾衣蓑從容茅焦之輕生死虎獲持執中黃之制貧窮者矣嗚呼昔在爾父逮事神皇倍牒柄臣間關遷客其義不墮為教之成如璃既晶注

水逾映用授爾階奉政大夫頃復晉爾璽丞漸躋津顯
今海宇騷然國靈未振以爾正氣純忠形為能事豈有
難乎朕不能舍骨挺不二心之臣而外求矯虎則已明
矣爾其厲須且有後命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周延儒

制曰夫弼直斯休命有歸臣喜則叢脞不作故殷武以
阿衡震其中葉軒皇以風后配乎上台國惟元臣道綜
萬有苟或舉事即必歸功況撫衣冠弓劍之懷詎忘圭

瓚川田之報爾具官某稽古多聞救時宏負當其大廷
發策史局翹薪廣川舉首於天人沂國抑心於溫飽既
嘗嶒岷畜氣勃宰鼓能然猶以處囊之心韜鋒華於不
試時亦有應弦之智章尊俎之一班所以物莫測其所
存朕獨明其有用力排衆論簡副民瞻方當烽火之頻
驚急而求子何如司馬之入相聞者戒心而自爾升庸
暨茲崇極咸宏棐迪卒殫祖荼陰陽乖愆丙吉所懼邦
國若否山甫能明至尊獨憂以為軋四郊多壘懷其耻

蓋朕聞之任大則思深居高而道廣故先遠業而后小
數者侯霸寬大之心無顧慕而有兼容者溫國公忠之
德有相之道舍爾誰言若乃夙夜在公宏纖不羣勤身
之至近世所稀夫變理錢刑豈相兼之業斷謀文變非
一氏之才詎有左右求逢方圓取畫如爾岸舉示其精
能斯誠平勃所未聞雖復璟崇其曷貴矣屬以山陵告
竣神人協和仰橋山之崇邱懷甘盤之舊德用晉爾某
官錫之誥命於戲今廟算日勞疆圉未靖民力已竭士

氣彌隳威勝法窮禮疎才絀惟余隕谷厘爾納溝尚冀
肇敏戎功克紹乃辟以扶植人材為本計以斟酌元氣
為上猷砥矢可以化荆榛禮樂可以治兵革苟交修罔
棄無忘鹽梅酒醴之心庶相和以歌不迷卿景星雲之
旦

左都御史陳于廷

制曰國家欲以法致治必求正人政事欲以察得情必
求舊德惟正人道足勝物惟舊德心不近名趙堯以代

周昌兒寬之屈褚大維斯之職萬寮所宗苟得其人一
變而足其官某正學有源強骨獨舉始由循令入為諫
官汲黯居中必無曲說范滂治外必無澆風游歷華卿
旋臻小宰方資衡石忽罹網羅時則勢在北司禍同東
漢人逆我之為惡蘭當門而必鋤惟爾祖謝同心以獎
王室遂亦李杜駢首而竄黨碑褫遂見端刀鋸行及所
幸天留碩果世轉元茅自朕纘服之初遂下賜環之詔
始則陪京重地分南國以憩召公終以先朝直聲比宋

宗之還唐介入臺未久下令如馳朕惟刑法者煩苦天下之具苟不端本則物不從紀綱者長養一世之源借以厲物則功不立繫爾道先克已令取和民持法法行震物物服清霜所厲元氣俱流雖景讓極威於汎樓范諷矯苛於橫挺寬嚴之則詎若爾宜者乎茲以功敘晉爾某階於戲朕欲區分邪正別白廉貪而所司奉行或出苛細小人乘間以侵善良斯非朕心適為治蠹冀爾正色彌勵初心毋謹雞而漏狼務祛莠以保菽必躋世

正直平康之福庶章爾大儒元老之功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高宏圖

制曰夫汲黯升而悍藩起憚李勉列則衰庭改尊斯知
正直者召功之符名賢者起世之藥所以衆鳥屈其累
百隱豹威於在山爾具官某神懷明審風節邁騫當其
筮列臺司值正士罹亢龍之悔及夫再參法從際兗闡
形指鹿之奸而爾遇君子則道務相成琴瑟戒其專一
待小人則義不少借柄鑿格於方圓喬松絕援清霜獨

厲穀洛不鬪溜澠自分斯昭砥矢之觀足砭波茅之逐
爾其櫻鱗抗論強項撓權幾於對簿同文僅乃掛冠神
武是有天幸殆為朕留泊夫見覲曰消如茅斯拔爰懷
舊德召副中臺又能提振紀綱端肅內外蕭惠開之公
亮奉法不阿李景讓之清剛正色無避詩有之曰价人
惟藩斯言名德之蘊干城尊俎之制萬里是故攬西臺
之勝氣推元老之壯猷用晉爾某階錫之誥命頃復陟
子司空俾佐邦事而爾營綜方始倔强如初尹卿之抑

懷貞宋璟之拒思勗皆朕所尚咸爾之忠尚期畢竭爾
能不回斯志能見則世益尊其氣志至而物莫撓其功
邦其永孚民之攸堅

倪文貞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貞集卷二

明 倪元璐 撰

制誥

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劉鴻訓

制曰夫台文上耀則三階之象平鼎實中宣而百族之膏聚故平成府事虞嘉永賴之功拒變明禋周報孚先之績凡茲令主咸有隆施所以章勸崇勲樹型列辟爾

具官某男子生自魯國氣象如其泰山立言有章奉使
不辱洎醜徒讎正此輩之謂清流直道違時彼譖以成
貝錦登州一逐玉局為空屬朕纘服更新用人求舊跂
軒皇之六相懷秦誓之个臣而爾夢應吹塵兆占畋卜
首探枚而得何上帝賚予之奇自射策以來知太公望
子之久甫參密務遂著嘉猷咎繇敬撫五辰以凝庶績
少正快誅七日而絕諛言朕喜肱良民歌距脫猶且蒲
宗孟不滿司馬豈有宋藝祖而信德驤斯明任功之難

聽言匪易爾益謙形彙尾誓存鞠躬盡禮之心知其非
諂犯顏之義本厥無欺顧嘗靜居繹爾良誨規遠執要
者政蠹之芳芸久任寬征者時疴之切藥朕雖不敏能
無憬然茲用覃恩授爾某階錫之誥命嗚呼今世晦而
明譬木顛方蘖而兵革不息禮樂未興上無成謀下有
伏莽災眚日出哀嗷四聞令示人可從而從者少法使
民難犯而犯愈多可曰已安益期匪懈若用汝舟楫霖
雨罔不同心以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兵部右侍郎唐世濟

制曰夫威先制人則齊組操其勝氣智存應變則漢箸
薦其上謀所以圻父時呼丈人終吉惟坐籌者貴所重
司戎若比竹而吹彌難邁乘具官某出飛慈雨入凜清
霜隨所致功歸於濟國鄭僑有乘不及杠梁馬隆能車
動成圖陣章江巨鎮方叔壯猶人賦新田碑傳峴首旋
因衆望陟貳中樞坐席未溫數羅俄及時則司分南北
謁者兒多血判元黃同文獄滿忌爾鮑宣彊直忽傳賜

決之辭亦為梅福先機適愜掛冠之願洎朕御極博采
遺忠僉曰汝能召仍舊職屬者羽書旁午戎事頗弛雞
蟲之孽遠擅西南赤白之九時飛秦豫維爾引慚多壘
樹作維藩竭志畢忠出奇制勝姚崇暗記王庶口陳周
練明通庶幾其匹矣茲用覃敘授爾某階嗚呼却馬以
冀斯為有道之郊隱豹能威所恃在山之勢今兵驕不
戢將懦無能驅戰市人呼糧匱索皆為敗道未有勝形
冀爾竭能為予宣力倘飲御諸友有吉甫燕喜之時則

拜命岐周即召虎對揚之日

總督三邊兵部右侍郎兼右副御史楊鶴祖父

制曰瀾天之霖蒸於膚寸連雲之構托於崇基故夫來
哲有興則椒條賦其蕃實前徽未墜則瓜瓞追其本初
未有孫謀不由祖烈爾楊兆瑞乃具官某之祖父字晶
襟靜道周德全洗馬神清少嬰羸疾夷吾體正弱無弄
心若乃義報其天道棲於貴鄉署高平之里家題花萼
之樓雖使黃童扇誠於江夏伯淮被義於天水子騫孝

已連趾而趨庭馬況繆彤聚廬而發鐸方斯高懿未或
過之至於宛彼鳩鳴月斯征而誨子振斯鷺下歲有穀
以詒孫軌既以端澤亦逾遠今爾孫萬邦為憲介人維
藩召虎之功興哦江漢溫國之望喧動邊陲欽楊傅而
思伯起之賢拜陳羣則表太邱之德譬之嵩高仰嶽瀆
祭先河是用追贈爾為某官錫之誥命亭舊思賢望伊
人其宛在陵新下馬識華表而歸來

祖母

制曰夫詩咏詒孫易占遇妣此言開宗之業下引而彌
長胥宇之功中襄而始大所以晉王母之曰福烝先祖
而孔偕爾劉氏乃具官某之祖母於女則師維士不櫛
當其笄髦未字已貞匪石之心及夫繁縠致虔獨竭和
灰之孝郝鍾禮法秦石詩書遂可封署宣文謚加誠敬
而由房之樂宜爾家人徙舍之功施於孫子雖賦詩送
朴能偕鹿隱之高而抗表報劉已發烏私之義矣是用
追贈爾為淑人嗚呼歌六月之詩所期吉甫徵三世之

教宜旌泰瑛

翰林院侍講蔣德璟

勅曰國家顧不以吏事辱儒臣其道則使之守氣湛然
棲於至上而今則由之以循牆姍步多畏而寡持譬之
導引然使之瞑目以求之而乃頽然而取寐此可歎也
爾具官某匹錦探懷今之江令逸珠盈碗有如盧諶舉
首宏辭俯瞰列宿中邁凶閔經久淹疎當藹多抱槩之
年則逆豎張羅之日維時奔走之輩池鐵並飛功名之

徒囊錐畢見而爾獨不求署職悶然草元洎朕膺圖始
班禁近初以金門為避世之地終焉天祿有燃藜之光
朗識不撓孤標自拔比於范滂抗節梅福遺榮雖苑枯
不同而風道何異所由知爾則以是哉茲循覃典授爾
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嗚呼以子為豫章之木七年已見
其材矣以子為艾後三年且用子子益務矯勵恢宏以
需物色即帝告朕不如朕自見子之明也

妻

勅曰朕讀洪範之書曰使有好於而家先王以為使人
之情遂諸此則可以責其功矣易則有悲焉曰入於其
宮不見其妻此以其藜石比貞耦德而岐命也耦德而
岐命聖人以為天剝削之矣雖赤紱在後猶以為甚困
嗟乎伉儷之重不其章歟爾具官某妻張氏在婦稱良
與夫齊德當其蓄當冬旨難以宵鳴使仲卿輟泣於牛
衣樂羊就功於蠶繭斯已難矣迨夫杜羔既第荀粲彌
傷雖富穀可偕而困藜早據牧犢朝飛之歎川魚中拆

之吟循覽前人並同斯感用贈爾安人詎釋笥梁之怨
已醺紱佩之盟

繼妻

勅曰天下之智者必近取物也造車輪者觀諸秋蓬欲
為人臣取諸人妻之道今為妻之道曰相之而已故取
相業於妻猶為取影於臬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
覲之子遵豆有踐此之謂也爾某官某繼妻朱氏聲聞
於外美在其中曰孝曰勤不亢不妬凡此四者可得言

矣然而張仲道存孝友姬公勞著租荼柔嘉令儀山甫
之德有容無技秦誓所稱爾行雖微可以鑄大今爾夫
鼎鉉之業鑪鞬以時使其以爾為師顧而相問豈不賢
於馬蟻勝彼棘童哉是用封爾安人既章美於副笄尚
加功於雜佩

父

制曰國家張官如畫方畔馳驅之吏播其宏勞文學之
儒持其靜理參辰異居不相顧問然而父子至誠精氣

相取釣御通教如蚨往來爾原任廣東布政使司叅議
蔣光彥乃具官某之父居沈取壯孤體絕侔昔令須江
健而靈見縱囚休返囚以期歸虞延曹攄彌非俊物威
蓄霜斷璫虎戢彪使姑篋之金不入天府仙霞之山有
其地脈致命遂志績溥道光東甌之功又史所贊時盜
蜂拊禍出肘趾顧張高筵坐客言笑而欬然縛昇飲酒
獻功斯知狄青宵飲未是通靈張綱單車猶為注險矣
洎於藩參百粵威行九真名酋坐俘偽稱以櫛嗣功馬

援題柱有赫興鑒李廣殺降無尤申錯威惠如錦相宣
用兵之長未有過者嗟乎朕今者安得其人而用之哉
茲晉爾某階爾教不墜下將機雲以爾精氣傳於爾子
乃為渠迪朕學甘盤爾德之舊今猶食爾行相王旦酬
爾堂槐

母

制曰朕觀詩書繁稱以求士行其於婦德則不欲責之
甚詳然責之已詳矣樛木之詩曰豈弟君子易曰家人

有嚴君馬栢舟曰母也天只此皆離其事以命之欲使天下之筭縱者盡廢其所卑持而以大廣其道是難能也爾封恭人陳氏乃具官某之母自朕所聞靜婉之貞著於錡釜而爾夫賴之以健正而能其官自爾相爾夫以共武定亂而教爾子使之湛然英華以有其黼黻文章之事是則爾以柔命德以剛命才持將與夫持相與子爾亦猶龍不可方物用加封爾為太恭人爵其已貴渙所未頒彌章學勞俎豆之功遂極王畿板輿之樂

翰林院侍講王鐸

勅曰朕聞之揚子通天地人謂之儒儒若此則可以為
大臣自朕即位不遑暇食以旬三日視朝時則召對大
僚以下日以朝受古昔先王之言夕攬決庶務然皆樂
與儒臣共之朕以其所持沈闔浩遠可以規大若乃縱
藻揚葩朕則不貴爾具官某學洞根宗才凌祖構竿翠
逸珠積於尋椀春華秋實兼有劉邢典冊高文知長卿
之當用軋茁剌刷格劉幾而不收斯於宏辭庶稱巨擘

若其至者又可得言夫侍講有真伊川主存誠之學執政不足安石乖遺鉅之才而子載其敦龐游於廣大既已追宗洛下邁跡臨川決子鼎鉉則猶著英茲用覃叙授爾階承德卽今國家相業並東而歸諸文學之吏此猶取火必於燧也朕既甌覆子名發且有日子尚以其時益修體用之學闢而鑄錐則豈有及

國子監司業陳盟

勅曰士測治亂譬以葭灰測氣也今學官之所屬莫

大於辟雍然其道固不可得行矣夫本興士行而遷其
術於理財明珠彈肉其得不復今既不可驟更而教者
之心夷然日遁是故朕欲得韓愈陽城而用之爾具官
某存誠之學能致其才玩物之功不喪其志氣義激烈
風體孤鶩當逆豎掉尾雄行致諸賢駢首就戮爾雖外
存澹遠陰竭周旋足使甯武歸愚朱家讓俠寧履虎尾
幾罹雉羅所不淪胥殆有天幸朕既即位擢貳成均鐘
鐸所施雲霞為煥自間者美新之論極於子衿畏蠱之

楹上侵孔壁三光黯沒萬類湮沈賴爾滅竈更絃漂新
發采蒸變之象可得而觀殷序周庠道亦不遠也茲用
覃恩授爾階承德郎嗟乎匪獨茲士維朕則亦受學於
甘盤尚宏迪棐以輔台德於茲小誦不其徑庭

父

勅曰朕循覽史傳或譽嵇紹曰君復未見其父蘓頌之
才曰瓌有子斯知父子之道如土圭日景可相測而得
也爾原任西安府通判陳進乃具官某之父博物窮通

居體致才秉鐸雲蒸知楊震講堂之德分符寔厲歌王
祥別駕之功至於力抗豪猾威行彊族董宣貴項陶令
尊腰氣激義成位沈名奮凡爾子之嚴正凝蹇著於宏
文皆其於爾取型有光無墜者矣用加贈爾某官三槐
庭茂可知獨立之心五柳門清不没如生之氣

南京國子監司業文安之

勅曰國家二雍祖南而宗北高皇帝之教千世不衰也
故天下之士蓬然而從之然至於今者美新之文反或

蓬然而從天下嗟乎自漢宋之陋代有劉陶陳東而高
皇帝之教思不三百年而竭者何也朕思士猶永然敗
則滅爐而更鑄之其道甚微言告師氏爾具官某出自
漢守張其楚材升賢鄉國則以五際明詩拔萃宏辭則
以三長治史侍從之選啓沃方資而爾寧徙海而溟捐
槩作監是使歎興宣室忙遺紫薇然朕之意亦惟言念
豐芑有愜陵莪藉爾九德之歌振彼八風之舞乃爾鐘
鐸無闕杖鼓相將遂已天廟光迴石頭秀出唐闡既殛

楊瑄極選於名儒宋禁方張汪遠抗爭於偽學成均選
席今古同揆茲用覃恩授爾階承德郎嗚呼朕則使爾
往而學焉豈曰教之哉記曰師也者所以學為長也爾
益務端軌飭躬譽髦斯士而既效矣朕則旁求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

勅曰朕聞之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夫古之君
臣貴直言如此也堯舜之世其臣皆不及其君而四岳
則必與堯爭四岳之與堯爭鯨是四岳之智不如堯也

然堯甚賴之天下亦無有疑於其都俞者爾具官某有
其祖若父之文章政事而騫為氣節篤其忠貞向者令
永豐豐之人化其德今朕即位寘於掖垣數月以來子
則為朕糾奸剔邪章忠發滯條區兵事經量國計味子
之言如箭激火騰蓬勃而出是則子以堯舜期朕而將
與朕爭然無有如四岳之墜言於鯀者彌益用貴矣茲
以覃恩授爾階徵仕郎夫子於職可無不言而領金倉
為專務今羽書蠶午飢軍四呼積貯之為大命甚審而

自朕察之疑其侵細司農但曰仰屋執政以陳平之言
為體要朕不知所衷尚冀子殫忠竭思以大道治平之
經紓朕愠歎子之言藥也朕則必以為醴而甘之

妻

勅曰訓婦之道內則女誠有其專文使無多聞識然而
曹昭左芬宣文君之流何其蘊也自朕之見誠使天下
女子得盡讀古先聖王之書廣其志行深明理道以相
厥夫子豈不亦猶朕之有諍臣歟爾某官妻孺人邵氏

中郎之女能讀父書聞其握簡敷編酣忠飫義興慕發
歎氣溢膏鉛斯誠儒者之雄可以巾幗朝士凡爾夫之
所以修正嚴鯁出稱循良入為名諫者其資爾內助甚
明矣詩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此言齊德之砥比於良
朋也茲用覃典仍封爾為孺人凡諍之道為人臣及妻
則皆得取之爾既女士豈能復為妾婦乎爾夫鳳鳴之
譽赫矣女曰雞鳴尚無替諸

父

制曰漢書最稱石氏家法揚雄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
也要其所持以馴行為貴其父所甚責子者惟坐車入
里門其子因之馬書尾五致其畏慎而已朕以為是父
子可居里閭不可立之朝廷之上若乃萬年教諂子咸
不承阿鯁異持道固可怪爾原任參政瞿汝說乃具官
某之父有王章唐介之直官即時能以其職抗璫使矯
虔坐戢為國守憲為帑節浮歸於氣道之用夫人氣至
則業光道立則能見是故能神明飭吏蒸變程材爾先

臣景淳以英華道德為國球訓而爾子式耜今又以彊直敢諫佐朕新猷譬則其筠也繁生而不墮其節此可使奮建羞同年咸憾異已嗟乎朕安得與此人同時哉茲以覃恩進爾某階雖無老成人尚式典刑於爾子昔之人主興懷舊德笏則猶將愛之況其所教誨而似者乎即金鑄爾不如寘爾子於側之不忘也

母

制曰夫有妻之道為母之儀莫著明於律律曰同類娶

妻言乎金之贊金木之贊木也曰隔八生子言生於金者之仍金木者之仍木也凡六律相配其德無不可以下生爾贈恭人施氏者故某官某之妻今某官某之母也以爾之左執詩書右操禮法而爾夫取之則公正而能其官爾子取之則忠篤履方而有諤諫之聲於天下爾之德猶淵然酌焉不竭為人妻及母若此則可謂特達者矣爾子既已通顯崇積名行而爾元壚閒然朕心甚惻用仍贈爾為恭人夫爾子之不忘爾枯槁也朕則

何有於翟禕爾其祇承亦尚冀爾子使無棄前勞爾九
熊之功則亦豈有墮乎

刑科給事中王繼康

勅曰朕求言甚然今者議清於下聽專於上使言者知
其論之必有歸而觸亦無罪則朕無以察之矣天下之
善察言者必責實責實必期來效期來效則不如返而
稽其往功岐黃既起死而其書乃信爾具官某神懷激
朗風議健持萬石家聲伏生經術祥刑之政皎若清霜

大江以南哦猶吼霹夫制刑之道本諸精微故哀敬竭
則中淫明清衰而物遁此雖使皋謨呂誥齊喙而發箴
於尉釋之共曹而察麗猶不能以執其倫要乎彼成輸
若爾審克之能已絕浮頗之聽朕嘉異政惟爾禁垣而
爾遘勃鼓忠幾深選識坐席未煖諤論已據陸語輸新
賈言失至蘊崇始發孳孳見端夫威鳳片羽然明一言
斯可驗其九苞徵其百折矣茲用覃恩授爾階徵仕郎
朕以爾能刑仍俾爾刑即以爾之能言繁稱廣說旁極

百端猶以刑為大氏耳今法紀未張而德禮微絀寬苛並譏猶梗偶相笑也夫士師不能治士朕不能治其喜怒資爾鯁固是用大諫爾無面從朕敬於刑

福建道御史馬如蛟

勅曰欲治平甚今天下甫脫璫燄觀聽瞋惑如燎方撲迷於聚烟夫紀綱不立刑政不明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是故朕心如焚嗟乎與我共滌六字者其臺諫臣乎爾具官某晶心靜明正骨彊立昔令山陰惠政挺紀雲垂

風抗童禽會靈是故朕以茅冠旌其鳧舄火正廟之曰
壯霜當秋而取嚴而爾鳳不難鳴鷹始下擊首則為朕
挾形鼎魋聲罪窮奇快少正七日之誅暴商英十年之
憾時則同文解獄元祐仆碑而爾又表薦遺賢抗陳滯
罰欲以郭隗致駿宏羊召雨瞻目明張風旨塞壯而又
為朕剔贅釐浮條單策弱大搜索鼠遙算波鯨自爾入
臺方踰百日而諫書雲會讜論颺興是知陽城七年寒
蟬之日久谷永累牘器鼠之忌深如爾忠能可曰道上

茲以覃恩仍授爾某階嗚呼朕博稽官制察百爾之所
持補闕拾遺道存論說若爾御史入則執囊出而攬轡
高岡一噓未謂來儀白筆不眊豈當上節繡斧佇授山
岳待搖期爾勵此初心要於底績倘懷孟博澄清之志
彌章文通獨步之名

廣西道監察御史倪元珙

勅曰夫囊斧在握鋁鐸四下怯夫奮心舒壯頌古斯不
難也若乃董宣洛令崔發郭牢項彊貴主威行得涓事

之難為有如超海且夫氣持則法立也朕求法官必取
之健吏以為擊物無缺惟純鉤湛盧為可恃耳爾具官
某家起新都禍期逆豎時則匹夫懷璧較尉摸金元禮
受告密之封朱勔領應奉之使湘山可赭厯陽幾湖而
爾乃奮身以持致命不顧當此之時爾視湯鑊則猶冰
泉卒使虓虎坐馴驚魚不害朕是用報以執法資其讜
忠爾則糾奸遂良梳疑剔伏至言新語輒賈凌山以其
前有履虎之貞固當不難嬰龍之論夫爾之鯁固比於

原泉有本而不涸也茲以覃叙仍授爾階文林郎錫之
勅命今朕之意欲使天下被滌著新如日火顧惟御史
埋輪攬轡可得為之然使爾以今曩之注分於鈞瓦則
道不行矣故曰剗足適履毀方為圓言墮趨也爾豈以
滴井而羸餅哉朕勗子則以羔裘之詩曰彼其之子舍
命不渝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

勅曰朕力追止輦欲以厲諫官之氣而使與朕爭然而

以為臣軌則不可也且夫氣者諫官之所自治今欲自
朕厲而有之此豈可恃乎譬之革鞫然其氣甚盈而觸
物則隤然墮爾其官某骨正以堅才雄而決當瘡痍兵
燹人歌蜀道之難而弦誦桑麻獨撫宓琴而治是用嘉
子懼於西臺爾乃引吭長鳴剖心極論一揚節足坐剔
夔睢凡諸條上之章盡屬憂危之論斷鞅守閤未足為
奇史輜王章差當比直昔漢文方盛而賈誼陳痛哭流
涕之書元祐既昌而程頤抗宦官宮妾之議則豈可以

廟謨無闕遂簡諫書廷斷已章不厯至計昌言可拜惟
爾有之以覃恩仍授爾某階嗟乎爾氣道上朕則猶
慮其竭也夫人莫不貴其朝氣朕務與爾共守之冀爾
之規朕其亦以是言曰庶無暮氣而歸乎

吏部文選司主事晉淑抃

勅曰朕奮朝氣粹擢天下然視天下如敝笥然穿窬百
出今條奏如雨良策日聞使朕日行一言足以致治而
今不能是則非法之為也記曰為政在人苟惟其人朕

固當與主爵吏謀之爾具官某清朗不疲彊直自遂昔
佐大將作以辦洎遷小司馬而良遂以精能陟於銓選
淹疎既久奮熙於今而爾條貫無蹊夾袋如鑑棘籬金
練治以公清雀燕飢鴻章其平察以今奸距方脫黨禁
初開鷺羽振而未充於庭麋夢安而猶棲於澤藉爾協
贊濟之名通是故使薪積無嗟河清不怨山公之頌豈
不諒哉會逢覃典用授爾某階嗚呼昔在皇考登用者
舊熹皇初載端士雲蒸時則公忠之臣握銓秉照荃蘭

策施辨若蒼皓苞苴竿牘駝而千里會遘克闡致興黨
禍然徽猶可尚前事當師是爾司南非為履轍爾務懋
勉朕有顯庸

禮部精膳司主事閔心鏡

勅曰夫義禮相麗猶革輅之相附成體也朕新即位慎
簡春曹無所取之取諸其彊直而不回以為義立則禮
行也且夫波流之會特立者貴爾具官某識尊氣昌無
媿阿之意當令崑山望於權宰時則視爾猶蟬螳然而

爾岸然不屈如卵觸山旋致貶遷幾於糜碎董宣彊項
今又見之朕是用嘉爾擢爾司儀爾乃周旋無闕美聲
上聞本諸其彊直之志固不墜也茲用授爾階承德郎
昔唐李翱為儀郎以鯁峭忤時宰為時所稱當爾為令
道固有難焉者抑古人有言曰人不躋於山而躋於埴
爾盡務懋勉有終人之操行則亦猶原田也不殖將落

父

勅曰才德者天人之所共報也報才者與人抑有遁焉

者矣報德者與天雖顯潛異邁淹驟殊期要其致歸無
或爽焉夫身沈而名飛未為失數也爾生員閔某乃具
官某之父鄉宗稱孝江海方才而身既不庸命亦隨盡
公明不壽飄零清酒之談輔嗣無年寂寞雞窓之語如
可贖也人百其身今爾子鶯鶯飛光豫章挺秀出為健
令入典清曹蓋觀橋梓之相承足齊彭殤於一致矣用
贈爾某官日月其除風猷不遠其祇嘉命以蕃國華

兵部武選司主事杜其初

勅曰朕聞謀臣盛於內則威武形於外此猛獸在山之
說也故善戰者戰於尊俎夫有儒雅雍都而能佐箸出
籌屹然干城之重使機能內握勝心外焚者斯亦國之
寶臣已爾具官某學非私利胥有甲兵束髮讀書蓄請
纓棄繻之志策名登版表處囊脫穎之能修虔太祝選
雋司戎俎豆既所嘗聞軍旅豈曰未學飲冰始事聚米
成謀辛公義策幹鳩司流竭忠之譽裴光庭宣猷牧監
著修整之稱而爾兼有其長可謂英能特達寡雙鮮二

者矣用晉爾某階今秦中不靖黔難未紓朕新即位悼
前事之失奮然有為建旄設旗勵成斯志討賊之計朕
則一以責之大司馬以及其屬爾其懋哉四郊墮壘則
惟爾勲

行人司行人姜應甲

勅曰朕欲周知天下使萬里之彤章於洞闥是故慎選
輜軒之使而歌皇華之四章予曰有奔奏抑亦蹶生之
資也爾具官某孤神絕照棲於至清應時開昌天良肇

獲所謂般般之獸擾我文囿者與朕以其精能署之使
職屬者天下甫脫焦炙神液未聚德澤教化隔於帷牆
群羊蜚鴻所在形告山澤之盜憑嘯不時朕慮志意之
不通壅川取潰若子大夫之能斯必有每懷之誠形於
六轡不遑之義托於翩騅者矣詩曰旅力方剛經營四
方此言廣塗之可遵初功之未既也茲以覃恩授爾階
文林郎古者行人之官取諸機辯捷給以口支天下今
則不然誠至為貴耳夫士懷欺則其能不出自朕即位

所暨殄澄剔既命爾矣吏之初試亦猶蒙泉也養而日
濬

父

勅曰朕所欲禮者二道德之士湛其元修耆宿之儒章
為人瑞此二者有道之主之所甚尊也今既已視學乞
言乃二義未行朕心內媿夫輪轂不望於野更老不立
於庭而以為世甚盛朕不信也爾生員姜立心乃具官
某之父學道守己行為人師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漢濱

柴桑同茲深隱周老漢皓比其龐宿如此則可以當興
朝之物色矣況於教誨爾子鬱為國華雖不吾以猶有
達其道者乎用封爾為某官以爾善善爾子以爾子貴
貴爾如酬酢然豈不宜哉

嫡母

勅曰以裴秀之才而其嫡不以其故改妬彼婦則有然
者也且夫義固得而母之則固其子也而笄緹之愚畔
畫裏毛區判吳越夫是世故多孽子矣爾具官某嫡母

胡氏由其不妬而東心均所以江沱可歌螺負能似今
使在位以之推賢長吏以之字氓則僕可升公而堂皇
之下皆吾子矣春秋曰紀季姜歸於京師此聖人欲以
婦道化天下也是用追贈爾為孺人今才爾子則必賢
爾曰無忝爾所生豈有間乎子固其子也而名益彰

生母

勅曰朕讀詩至小雅四牡之篇乃廢書而歎嗟乎古之
君臣其各厲其義則有如此也其臣之勩則曰王事靡

監不遑將母其君之體之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蓋先王之錫類也於使臣之母抑若有加焉爾具官某生母朱氏靜正有齊柔嘉無遂如月幾望娣袂其良維風及顏婦弟之得啓厥令子華予使垣知伯仁所自生宜毛義之有喜用封爾為太孺人嗚呼闕觀女貞不必正位家人嚴君不必其父勿替爾教永終令名

浙江湖州府烏程縣知縣胡開文

勅曰國家故事即大賚亦若斷然有靳於郡邑吏需時

再期臺使者以其績上后乃司封以請祖宗之意以為
畀之太易彼必將大忽吾民耳今朕即位恢宏斯道自
士釋褐受選者罔不褒朕以天下之才皆可鼓勸而出
則使漢金璽其後而朕綸綍其前未為失計也凡朕之
意亦以為吾民而已爾具官某良劍飛江神則必發美
錦登廟華而可尊造車七年發硯百里以靜觀之久當
更始之時度爾必能出漢吏之廉平體周官之能辨夫
威鳳之噦知其九苞名驥未馳決其千里遂以覃恩授

爾某階頃浙大吏上言時則五郡大水幾反而湖爾菰
城之民亦什五魚矣朕當食失箸豈朕之不德致之歟
今田禾盡漂饑又將至爾其驅車遄邁為朕拊循其效
即太傅封侯朕豈有靳

倪文貞集卷二